

當代創作文選



謝冰瑩佳作選

上海
象刊
海書
行
店

當代創作文庫

謝冰瑩

巴雷編選

目次

拋棄.....	一
給S妹寫信.....	六九

新象書店出版

當代創作文庫

魯迅傑作選
巴金傑作選
茅盾傑作選
老舍傑作選
郭沫若傑作選
張資平傑作選
郁達夫傑作選
葉紹鈞傑作選
鄭振鐸傑作選
沈從文傑作選
丁玲傑作選
冰心傑作選
廬隱傑作選
謝冰瑩傑作選
蘇綠綺傑作選

中華民國三五年十二月再版

謝冰瑩佳作選

全一冊實價國幣

編選者	巴 紹	雷之雷
校正者	干	雷
出版者	新象書	店
印刷者	新象書	店
發行者	新象書	店
代理發行所	上海山東路一四三號 大方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謝冰瑩小傳

女作家中，以女兵姿勢出現於文壇的祇有謝冰瑩。她的成名作是從軍日記；因為她本是廣州中央政治軍事學校的學生，在九二七年革命的時候，她隨軍幹過政治宣傳工作，隨了軍隊馳騁戰場，在戰鬥的生活中便產生了從軍日記，最初的原稿在武漢中央日報的副刊上發表，博得讀書界著作界一致的讚頌。

她對文學的修養不及謝冰心與蘇綠綺，但是記載真實，文筆樸實無華，也是她的好處。她的作品有從軍日記，一個女兵的自傳，前路等。自從她脫離軍隊生活後，改成了居住上海的亭子間，淒苦的生活。他一度在林語堂主編的人世間，宇宙風，論語等刊

物上撰稿。『八一三』後，她又組織了『戰地服務團』隨軍工作，稀有她的新作品見到。這裏幾篇是從產量極少的中短篇小說中嚴格地挑選出來的作品。拋棄的一篇也就是她在上海過着亭子間淒苦生活中的苦悶象徵下的產物。我們希望她能在這激盪的大時代中，憑她在亂動中見聞的偉大史蹟，產出一部比從軍日記偉大到千萬倍的燦爛作品，為我國新文學的歷史上，留下一頁光榮的印蹟。

謝冰瑩佳作選

謝冰瑩

拋棄

—

若星很無聊地在抽屜內找了很久纔找出一支僅有的小聯珠的香煙來，擦上火柴，他倒在那張隻鋪一條破了無數孔的白布，與其說白不如說黑的線氈的小鐵床上，慢慢地吸着。他的兩只靈活的眼睛不住地釘着珊瑚，一個穿白花格布旗袍年約二十來歲，面容憔悴，大腹便便，正坐在小桌前洗衣服的他的愛人。

「唉！」

本來是微細到連珊瑚自己也聽不出來的一聲嘆息，却不料被千里耳的若星聽到了。

「怎麼你累了嗎？珊瑚！」

他帶着驚奇和憐憫的眼光望她，說話的聲音更比平日來得溫柔體貼。

「不！一點也不累，今天我洗的衣服很少。」

珊瑚雖然微笑着回答，但她的眼睛並沒有望若星，只是很小心地洗着衣服。

「那麼你爲什麼要嘆氣呢？」

他又重重地吐出一口煙，這口煙因了風的吹來，徐徐地從珊瑚的腦後經過，要是不幸被她聞到了，又會大打一聲噴嚏的。

「我嘆氣倒不是爲了洗衣服，而是……」

「而是什麼？」

若星不等珊瑚說完忙搶着問。

「而是……」

「而是什麼快說吧！」

「……」

若星見了珊瑚這種要說不說的態度幾乎要急得冒出火來，要是在平時也許他也會故

意裝做不聽見的樣子不理她，但在今天不知爲什麼他的心情特別壞，性子也急得古怪，他沒有心思看書，沒有心思做事，不想出外跑，也不高興和珊瑚談話，他只是心煩，莫明其妙的心煩，他恨沒有錢，不然馬上買許多煙來堆在房子裏，每一次口裏含五六支將嘴塞得滿滿的，多麼有趣呵，而且從早晨一直抽到晚，不吃飯也不喝水，看是不是會乾死……

正在做這麼蠢想的若星，聽了珊瑚的吞吞吐吐的話自然更氣了。

「要說就痛快地說吧，到底是什麼？」

「你猜吧！」

珊瑚掉轉頭來望他嫣然一笑。

「爲了孩子吧？」

因爲這笑他也不好意思地發氣了，祇低微地問了這聲。

「這時我倒沒有想到他，我是想目前最逼切而又比孩子更重要的問題……！」

「呵，你是想到我們今晚的吃飯問題嗎？」

若星毫不加思索地一猜就猜中了，他又吐出了一口白烟而且望着珊瑚親愛地微笑了。

一聲這微笑似乎表示他的聰明表示她心裏的事只有他才知這表示他倆是心心相印，命運相關的人，同時他的微笑也表示了他的苦惱，他的憂愁和悲憤……

「不但今晚，還有明天，後天……」

「管他明天後天幹嗎？橫豎我們是過一天算兩個半天的人。」

若星又在發表他的哲學，但珊瑚有點不滿意他剛纔說的兩句。

「你是太唯心論了，一個人不吃東西可以活嗎？你只說不管明天，但是到了明天肚子不答應你，他在裏面大大地暴動了起來你將怎樣對付他呢？」

「不睬牠。」

「是的，不睬牠，若星，難道饑餓的苦味你還沒有嘗夠嗎？爲什麼不回想以前二個月的生活呢？尤其這幾天也夠苦了，你還在說管什麼明天後天，試問我們是不是決定明天後天就會無端地輕輕地死去，如果沒有這樣的事我們就一定要想法生活，若星，你難道成了仙嗎？不吃東西也可過日子的嗎？」

若星對於珊瑚的一篇議論，他沒有反對，不過也不贊同，他本來不高興多說話的，現在更

加懶開得口，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當然，我不是神仙，我像所有的動物一樣要吃東西，但是有什麼吃呢？試問有什麼給你吃呢？」

「沒有，我們就要想法去找，我們難道坐着活活地餓死嗎？雖然上海是中國的產業中心，資本家開辦許多工廠，可是仍然沒有我們插足之地，即使我們將自己的血肉獻給他們，他們也不接受，租界的空地是這麼多，這麼大，可是連我們擺個小攤，或者在地上睡一夜都不可能，至於賣報，倒馬桶，做清道夫，拉洋車……也是一樣不可能的事，我們是失業者，我們和無數萬的失業者羣一般無飯吃，無衣穿，無房子住，但是我們長久是這樣的嗎？不！我們的世界不久就要來到了，至於目前，我們還是忍耐着和饑餓奮鬥，和萬惡的環境奮鬥！兩個月後我的孩子生了，就去找朋友介紹我去作工，至於你，在現在更要努力你的工作，你要時時刻刻與奮着，不要為生活問題而苦悶……」

「真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吧，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呢？你要我不為生活問題苦悶，但你為什麼剛纔要嘆氣呢？」

若星的烟早已完了，這時他突然站了起來拍了一下珊瑚的肩。

「我是愁着目前，將來是不成問題的。」

珊瑚好像輸了一般地低下頭來。

「當然是愁着目前，誰不知道將來的世界是我們的呢？珊瑚，不要說了，快點洗，洗好了我去買燒餅來給你吃。可憐我們今天還只是早晨吃的一碗像米湯一般的稀飯呢。」

若星在房中踱來踱去，縐着眉毛像有無限說不出來的心事一般苦悶。

「真的，若星你數數抽屜裏的銅子，還有幾個？」

珊瑚還以為若星站在她背面，誰知回頭一看，他正在望着窗外淡淡的陽光出神。

「不要數，我記得很清楚還有十三枚。一個燒餅三個子，三四十二，喝，買了四個燒餅還剩有一個銅板買開水。正好，珊瑚我們今天不成問題了。」

若星完全像個小孩子，他一面數着，一面好像燒餅擺在他的嘴裏一般的吞起口水來，這使得珊瑚哄的一聲笑了。

「笑什麼？」

「沒有，我笑你只記得買燒餅而忘了我的肚子脹不能吃燒餅。」

珊瑚很聰明地回答了他。

「那里是忘記呵，自然是爲了燒餅便宜的原故。要是照着你的買麵包，十二個銅板只夠買兩個而且吃不飽。」

「唉……」又是珊瑚的一聲低微的嘆息。

「怎麼肚子痛嗎？」

若星忙從珊瑚的背後伸過手去輕輕地放在她的凸得如大鼓的肚子上試探，誰知這時裏面的小動物正在大鬧天宮，小拳頭正像打雷一般在肚皮內滾來滾去，滾去滾來。

「唉，痛……」

不覺地珊瑚倒在若星的身上了，他忙用兩手抱住了她。

「要是錢人的太太，到了像你一樣的地步，不但做半點事，而且脫鞋穿衣都有娘姨婢女侍候，她有老爺奶奶陪她整天打麻雀，開留聲機，看電影，聽戲……吃燕窩，海參……而沒有錢的人，不要說補品，連燒餅都沒有吃，而且整天的勞動，洗這許多衣服……」

若星的聲調顫抖着，這使珊瑚聽了幾乎掉下淚來。

「阿彌陀佛，要是有多的夾衣洗那又好了，假若多有一件換洗，我都不要每天搬腳盆了，你看這件不又破了嗎？」

珊瑚指着正在洗的那條紅格短褲給他看。

「唉！秋天就到了，怎麼辦呢？」

若星嘆了一口深長的冷氣。

「還有冬天呢？」

她笑了。

二

珊瑚和若星是一對結婚不到一年的愛侶，她倆的相愛和結合使得所有的朋友都奇怪起來，尤其碧雲在接到海鷗的信說珊瑚和她愛人同居時更大大地驚訝，她回信給海鷗說：「真有這回事嗎？世界真是變了！」

碧雲並不是視戀愛為怪事，也不是說珊瑚不該戀愛，而是想不到這樣天真、老實、沉靜的

孩子，居然不知不覺在很短的時間內也有了愛人。

其實這是很有趣味而又很有價值的一個戀愛故事：

當珊瑚在福建工作時，就常常聽到同志們說若星是怎樣努力工作的一個青年，他的性情怎樣溫和，相貌怎樣美麗，精神怎樣勇敢，作事怎樣負責，怎樣博得羣衆們的擁護，尤其令人佩服的是他無論在怎樣艱苦的環境中絲毫不減少他工作的程度，他不但不追求戀愛，而且即使有女同志向他進攻，他也只是以微笑拒絕她們，他經過了中國的大革命後一連入獄三次，每次時間很長，而又受刑甚重，但他前進的精神比以前更要堅強，他常對一般同志們說：「要沒有這幾次的鐵窗風味給我嘗，也許我有消極的時候來到，但是現在我敢斷定，一直到呼吸的最後一剎那我都不會有一天停止工作的！」

珊瑚常聽到他們談到若星的一切，同時大家都說着：「唉：假若有他在這裏，我們的工作一定更進行得快，因此珊瑚對於若星雖然沒有見過面彼此從沒通過消息而且若星連珊瑚這名字都不知道，但她已深深地印上了若星的印象，腦海中常出現着一個在艱苦狠惡的環境裏堅毅奮鬥的青年，那時和珊瑚同住的是一個熱愛若星的女子，他們常有書信來往，尤其

那女的天天寫情書寫得怪肉麻的，至於若星對她怎樣，起初珊瑚不知道，後來慢慢地才知道。若星對她並沒有愛情；不過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場上鼓勵她而已。

珊瑚對若星半點奢望也沒有，不要說已有人在向若星進攻，即使沒有，她也不會幹這樣的事的。因為那時橫在她腦海中的是一個大的工作問題。

一九三〇年的冬天珊瑚和幾個男同志一同來到上海了，他們住在一間很小的旅館裏，爲了等人來解決珊瑚的工作問題，她整天只是悶坐在旅館裏，男同志們是沒有一天不跑出門的，可憐的珊瑚是初次來上海，沒有人領她，她簡直什麼地方都不敢去。

「喂！」

是珊瑚住到旅館的第三天，上午十點鐘的時候，她正坐在被窩裏看一本愛的分野，忽然聽到外面有敲門聲，忙問了一聲：

「誰？」

「王先生在家嗎？」

門外清脆得如女子嬌滴滴一般的聲音。

「不在家，請進吧，他一會就回。」

珊瑚打開門後，客人毫不客氣地走進來，一屁股就坐到床上，開始問了些關於由福建到上海路上好不好一類的寒暄話後，隨即爲了他十點半還有事所以站起身來就要走。

「王回來時請告訴他，我十二時再來，請他千萬不要出去。」

客人開門走了，珊瑚忙追上前去問：

「喂，我忘記問了，貴姓？」

「姓譚。」

「好，再見。」

客人走了不到十分鐘，那位高個子黑臉，大家稱他爲老大哥的王琦回來了。

「真不湊巧，剛纔有一個人來找你，他走後還不到十分鐘。」

珊瑚很失望地告訴王大哥。

「誰？」

「那個不高不矮，但面部很瘦，身材很小，嘴上長了些淺鬍子的人。」

「喝，你還這樣看得清楚嗎？他姓什麼？」

王大哥帶着滑稽的口吻問她。

「他說姓譚。」

「呵，就是若星。」

「是若星嗎？真的嗎？」

珊珊頓時像失掉了知覺似的完全沉浸在冥想中了！他想不到若星是這麼一個沒有半點精神的人！尤其那件長而大的髒得像抹布一般的灰布罩袍和那使珊珊生平最痛恨的他的滿嘴小鬍子。

——唉！他一點也不可愛，爲什麼那女人這樣追求他呢？

她不但喜歡他，而且竟不相信那人就是若星。

「喂，王大哥，你們不是說若星是個很努力的青年嗎？」

她又大膽地問了這聲。

「是，他是很努力的，自然比你更要努力。」

王大哥一面說，一面在一張紙上寫着什麼。

「但是我看他今天的樣子好像很懦弱很無能似的，而且……」

「自然，真正努力工作的人，從他外面是絲毫也看不出來的，要觀察他須從他整個的工作上着手。」

「你這真是經驗之談。」

這是珊瑚夢也想不到的事，一星期後，她竟被派在和若星參加同一個羣衆團體工作，而且每星期至少都有三四次碰面，因爲接近的機會多，所以漸漸地彼此了解各人的能力，性情趣味，以及做事情的負責努力。

珊瑚對於革命的認識雖然很徹底，很深刻，可是理論方面的書籍她看得很少而且工作經驗也是不大豐富的。雖然她畢業長沙第一女師後會在C軍校受過八個月的軍事和政治訓練，看了不少的書，可是她始終帶點孩子氣，天真而又嬌憨。

那正是一九二七年的上半期中，國民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每一個從事革命工作的從早晨一直到晚總是忙個不亦樂乎，自然珊瑚也是一樣。

「珊瑚人很老實而又做事很負責，我們派她參加漢口某紗廠的羣衆工作好不好？」
一天晚上莫易這樣問樹人。

「不能吧，她太小了，好像什麼都不懂似的，而且……」

這句話不知什麼時候傳到珊瑚的耳朵裏來了，這使得她感到非常難過，她心裏想，難道革命工作是要年老的人來幹的嗎？我雖然年紀小一點，難道我還像三歲小孩一般隨處胡說八道嗎？

經過這次以後她更努力看書，認真工作，以銳利的眼光觀察每一個變動的社會的現象。後來回到故鄉後，簡直是進了另一個世界，這恰恰和武漢時代的相反。因此，她更認識了目前的環境，決定了自己的最後出路。而和樹人下決心脫離家庭，繼有廣州福建之行。

因了時代的前進，革命潮流的高漲，珊瑚的意識一天天正確起來，工作也比以前更沈着而努力了！

來到上海後她的精神比以前更要興奮，不但工作進行得很順利，而且若星的慫恿指導她幫助她，更使她感激，若星也因了她的能吃苦耐勞，沒有一切女人種種的壞習氣，勇敢強壯，

坦白，純潔以及她的宜於做技術工作而愛上了她。因此一九三一年的春天，正常和暖的熏風吹來，燕語鶯歌，柳綠花紅，芳草連綿的時候，他倆由同志進而到愛人了！

僅僅一個多月的功夫，他們由戀愛而同居了，沒有寫過一封情書，沒有像有錢人一般的看過電影，吃過大餐，逛過公園，她們的愛完全建築在思想上，和理智化了的，情感上面的！不過僅僅一星期功夫，他倆又因工作關係而分居了。若星遷居浦東，而珊瑚那時是滬西公益紗廠的一個女工，她每天早晨五點半就要動身去工廠工作，一直到晚六點半纔回，得到的幾個工錢雖然不夠用，但每天和無數兄弟姊妹們共同在一處轉動那創造世界的機輪，即使被機器吸盡了自己的血汗，被資本家奪去了自己的青春和快樂，然而比起只關在亭子間裏要痛快得多，更使她高興的是她自從進工廠以來對於革命更有另一層認識，他和若星也每週至少能見到一次，有時甚至還節省兩毛錢下來回去看星期日的早場電影。

幸福之神大概是不光顧窮人的吧？珊瑚居然有了別人所謂愛之結晶，而他們視為障礙物的東西居然在她的腹中生長了！

三個月以後。

珊珊因了那次罷工委員會派她和其他三個男工友向廠方交涉而被開除，若星也因腦病發作呻吟病床，於是他倆的生活日趨窮困，而現在簡直到了只有餓以待斃的程度了。

三

夜的上海，中國的上海，一到了電燈輝煌的時候是多麼熱鬧呵！在黑夜中愈顯得上海的富麗，上海的繁華，上海的偉大，以及上海的罪惡……

汽車更比白晝多了，有錢的人們，資本家們，他們白天是沈醉在小老婆的懷裏的，但一到晚上便坐着汽車出來兜風了。舞女，娼妓，流氓，綁匪，小偷，強盜……革命黨，一切一切五花八門的人物都陳列到大街小巷中來了。

熱鬧的戲院的鑼鼓聲，洋貨店裏無線電收音機，留聲機以及由電影院跳舞場發出來的肉感香豔的音樂聲，那一件不足以使你心醉神迷。但假如你是一個一文沒有的窮漢，你想進到那消金窖去嘗嘗消魂的滋味，而且你連門口卻不能站，守門的巡捕會用他的棍子趕走你，如果反抗，他就請你坐西牢。

不過究竟上海是上海，也有窮的消遣的地方，像「花煙間」一類窮街僻巷中的野妓，像

是專爲無產者而生的一般。三四十枚銅板也可享受她一下，甚至一夜，雖沒有有錢人的講究，但何嘗不是一樣呢？其實這還是不合算。沒有幾十個銅板，還不是不能顧問嗎？但是假若你肯跑路的話，你可以像個阿木林一般跟着電車軌道一直跑去，包你經過若干分點後就會走到最熱鬧，爲上海罪惡的中心區的大馬路，你可以看見無數高聳的洋樓，寵大魁梧的建築物，這些曾經都是勞動者用一個個的石頭，一塊塊的磚瓦，一堆堆的土，一根根的木頭造成的，可是現在都被壓榨他們，吮吸他們血汗的狗子們佔住了，至於赤着泥腳，衣服襤褸的他們——這些偉大的建築物的創造者！——休想在外邊停步；在那高高的無數層的洋樓上，你可以看到那時隱時現的閃電，映着各種顏色的字，各種顏色的花，那一道一道的正像從勞動者身上抽下的筋，一條條的血痕，紅的閃電並不是表現着資產者的耀武揚威，而是象徵着勞動者的未來的燦爛光明的世界，這世界是需要他們的血換來的！

就在這樣的上海，這樣血一般亮的一個晚上，珊瑚和若星也走到人山人海的馬路上來了，可是他們並不是去看熱鬧，也不是無聊纔出去走走，或者有什麼事要做。他們實在爲了明天的生活問題，爲了珊瑚的肚子實在再不能忍受飢餓——現在他們連吃了使珊瑚肚子脹

的痛得要死而又不能消化的燒餅都不能得到了。爲了想弄幾個錢來買點米煮稀飯給珊瑚吃，他們來到被汽車、黃包車、貨車……無數的人羣擠得水洩不通的北四川路最熱鬧的地方來了。

「去進去吧，這裏又有一家。」

這是珊瑚的聲音，微細而帶着羞意。若星也許是剛纔兩次受到的侮辱太大，所以他現在只是低着頭走着，再不像剛出門時一般兩眼的視線只是注意那寫着大大的當字的鋪子上面，但一經珊瑚提起，他沒精打采地抬起頭來向前面一望。

「在那裏？」他問珊瑚。

「走過了，我們回頭看看吧。」

若星被動地跟着珊瑚回轉頭走着，現在他是看到那特別大的刺人眼目的當字了。
「就是這家嗎？太大了，他不要的。」

若星的兩眼射出懇求的光輝，似乎要求珊瑚仍繼續往前走。

「管他大不大，去試試吧，如果能夠特別通融，省掉我們跑許多路。」

珊瑚站着不動，臉上表示疲倦，苦痛，煩惱，各種混合的感情，她實在是再不能行走了。

「……………」

「星我實在再不能走了，肚子痛得很，就在這家再試一次好嗎？」

珊瑚見他不回答又苦苦地哀求。

「好，再去碰一次釘子吧，橫豎是活該。」

雖然若星萬分地不願意走進這電燈輝煌的當舖，不願再受到掌櫃的欺凌，侮辱。可是爲了珊瑚的大肚子，爲了她的腫得兩條如圓柱般的腿不能走動，只好屈服了給她。

「喂，當衣服！」

也不知是什麼力在推動着若星。他不像剛纔一般害怕了，他明明知道這回又會撲空的，但他仍鼓着勇氣用勁地說出了這幾個字。

「什麼衣服？」

這回掌櫃的卻不是個大塊頭或者高個子，而是一個年約三十左右，身材短小蓄着一口仁丹鬍子，兩眼凹進，發出閃閃的兇光的男子，他接過若星手中的包來看，一打開便看到那塊

鬚了邊的破圍巾，和那件補着兩處不同顏色的疤的青土布面子藍裏子的夾衣。

「喝，這也拿來當嗎？給人家做抹布還嫌牠太髒啦！」

掌櫃對若星他們做了一次譏笑的鬼臉後便忙回轉頭來，對着裏面的二三位用上海土話談笑着，自然這時他們沒有注意說的什麼，而只是氣憤憤地將衣服用那塊原來包着的洗臉手巾裏好挾在腋下輕輕地罵了一聲「媽的」走出了店門。

「你看，這家是不是能夠通融呢？」

若星的這句，無異是一把亮晃晃的尖刀插入了她的胸膛，她痛苦得說不出話來，兩眼中充滿了羞辱，憤恨，懊悔之淚。

「是我錯了，不該走進這家的，但是你要原諒我的苦哀，我實在走不動了！」

珊珊的淚快要掉下來了，終於因了強烈的理智克服，和若星勉強發出那聲安慰珊珊的微笑而壓下去了。這時她的兩腳雖然還在一步一步地往前拖，但心裏正還像刀割着一般地劇痛。

「真是一家不如一家，一家比一家厲害，起初兩家還只是說聲不要，現在他卻說起連抹

布都不如的話來了真是他媽的」

珊珊一面走着，一面很痛苦地想着。她悲哀，現在她的憤慨緊張的情緒，反而變爲擔心憂鬱了，她想假若這兩件東西，他們唯一的財產真的當不出去，怎麼辦呢？雖然在一月以前就寫了信去哈爾濱，要求一位朋友寄幾塊錢來，在這幾天也許可收到，可是這是多麼渺茫的希望呵，知道什麼時候有呢？要是當不出去，真的怎樣辦呢？明天？後天？

更使珊珊傷心的是她回憶到這塊圍巾和夾衣的來歷，圍巾是她七年前的好友樹蓉送給她的。在一九三〇的秋天，珊珊和樹蓉脫離了長沙的家庭，跑到廣州尋找一個朋友介紹工作，廣州的天氣雖然很暖，可是珊珊的薄薄的幾件單衣是不能禦寒的，因此樹蓉從自己身上取下那條圍巾來叫她在刮風的時候披上。起初珊珊對於這條圍巾並沒有好感，老實說還有點覺得這顏色太黯淡，她是向來歡喜新鮮清淡的顏色的，這正象徵着她的活潑年輕。但自從樹蓉在那年冬天死在從廣州去福建的道上後，她便對於這圍巾發生了特別的感情，她覺得這是她好友唯一的留下的紀念物，應該特別珍藏牠！永遠不遺失，有時在她想樹蓉想到發狂的時候她簡直忘記了這是塊圍巾，而當牠是樹蓉，她緊緊地抱住圍巾，或者蓋在自己身上，

她呼喚着樹蓉的名字，她傷心，她流着熱淚！她想到這幾年來朋友的死亡，失蹤，尤其是鐵忠和碧雲的找不到以及親眼看見劊子用手繩子綁着她姐姐赴刑場自己哭暈了的那一幕時，她更傷心地哭了起來，雖然信仰決定了她的思想，工作指示了她的出路，她不至於感到煩悶而消極，可是她究竟是個剛滿二十血氣剛強的孩子，自然她有如春潮怒濤般的熱情，可是她很有理智，她從來沒有捲入過愛之漩渦，雖然因工作關係，常和年輕勇敢的同志們來往，他們中因見她胆大心細，性情溫和，做事負責，信仰堅固……而又天真活潑等等許多好處而愛上了她，可是她終於以「我要工作，不該戀愛」拒絕了他們，因此那時的珊瑚除了一塊日夜伴着她的圍巾外，別無所戀了。

至於這件夾衣的來歷更是奇怪。當她第二次去找碧雲的時候一進門就看見一個身段長而瘦，臉色枯黃，風塵僕僕，穿着工人衣服模樣約莫廿四五的女人坐在碧雲的床上。經過碧雲的介紹後，纔知道這是她的一位新從武昌來此找工作做的朋友。

她們隨便談了些沒有系統的話後，珊瑚忽然很不客氣地向碧雲要衣服穿了。

「碧，你的身體比我大，你有多餘的衣服嗎？我的肚子大得不像樣子了，以前兩件衣服都不

能穿。」

「這倒困難，我也只有兩件換洗，另一件是倫妹給我的，恐怕你穿不下，不過可以試試。」

「不！我這裏有一件大的，你正好穿，不過是夾的。」

那位從武昌剛到的翠姐接着碧雲的話說下去，而且隨即開箱取衣。

「夾衣也好，轉眼秋天又到了。」碧雲說。

「不，我不要，你留着自己穿吧。」

珊瑚很不好意思地拒絕了翠給她的衣。

「這有什麼關係呢？只要有，大家都可穿，分什麼你的我的！而且這衣太大了，我不能穿，你却正好呢。」

珊瑚明明知道翠爲了要送給別人纔說大了，其實沒有她來，還不是自己穿？爲了翠的誠意不好拒絕，終於接受了。但只要想到翠是如此可憐，連和工人合住的一間每人每月出二元五毛房錢及每天吃大餅的幾個錢都要找碧雲設法這上面來時，就擔心她再沒有縫夾衣的能力了。因此她的重視夾衣也幾乎和圍巾平等，她想這兩件東西，無論如何破到沒有渣泥了，

也要帶在身邊的。雖然她是如此尊重這兩件寶貝，可是今夜在掌櫃們的眼中還一文不值呢。

「這裏有一家，我去吧！」

要不是若星這句話打斷了珊瑚的思潮，她還不知繼續到什麼時候。

「好的。」

珊瑚懶洋洋地停住了，若星忙走了進去。

「你站在門口，我進去好了。」

他像這時特別關心她似的忙跑回來對珊瑚說了這聲。

珊瑚忽然得到了片刻的休息，吁出一口深長的呼吸，兩眼不住地注意着過往行人，而他們她們都以一種譏笑或可憐的眼光回視她的大肚子。

「怎麼？又沒有當掉嗎？」

珊瑚看見若星的腋下仍然挾着那個包，不免驚訝了起來。

「沒有，價錢相差太遠，我要一元，他只肯出三毛。」

「那太少了，我們另換一家吧，不過價錢太貴了也是當不出去的，星，我們減低兩毛吧。」

「好，以後就只要八毛好了。」

珊瑚實在不能走了，她的腿子酸痛得厲害，肚子也脹得像石頭一般硬，她想倒在地上休息，或者就讓汽車壓死，她實在一步也不能走了，然而若星還在後面催她：

「快的走吧，快到半夜了！」

「……………」

她沒有回答，她的苦痛怎能用言語表出呢？

現在他們又走進了一家當舖，這是今夜走的第五家了。好像是輪流似的，這回若星忽然又要珊瑚進去，也許他見珊瑚方纔不回答他，所以特地報復，或者是想叫女人拿去當，好講價錢些吧？

珊瑚含着淚走進去了。

「當多少錢？」

「八毛。」

「太貴，兩件破東西只值得四毛。」

「不能再添一點嗎！」

「不能！」

珊瑚又失望地退回來了，可是她並不灰心，她還是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慢慢地向前移，她在後面的兩次得到一綫希望了，她知道當這些破東西的當舖還是有，而且一次比一次的價值高。

「星我們再走一家後無論如何再不要走了。」珊瑚望着若星苦笑地說。」

「假若他們出不得八毛。那怎麼辦呢？」

「六毛算了。」

「也好，這是你的賠本的跌價。」

「唉！有什麼辦法呢？」

真的，現在達到他們的目的了，就說這最後一家押店裏他們得到了六毛大洋，一紙當票。真的微笑，快樂的表情，開始在他們的臉上流露了。珊瑚沒有以前的寸步難移而很快地向前走着了，若星更快樂得像發狂一般，他緊緊地握着這六毛錢，比皇帝登位，比得着了半邊

江山無數萬萬的財富還快活，他完全忘記剛纔受到的侮辱了，他走近珊瑚，挨着她，右手扶着她的腰，左手還是緊緊地握着六毛錢插在破了孔的衣袋裏。

「珊瑚，我們看電影去吧，六毛錢剛好買兩張前排。」

清脆而和悅的若星的聲音，開始在珊瑚的耳邊波動了。

「不要開玩笑，你難道忘記了這六毛錢是怎樣得來的嗎？」

「那有什麼關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珊瑚，我們還是去痛快地享樂一下吧！」

「餓着肚子去享樂，我不知樂在何處？」

雖然他聽了珊瑚不高興的回答，可是並不難過，他仍舊緊緊地拉着珊瑚，幾乎使她連路都不能走。

很快地他們來到虹口大戲院的門首了，今天正開演閩動全滬的流氓皇帝，麥唐納的歌聲正隱約地可以聽到，若星站住了。

「珊瑚我們進去吧，現在大概還只有十點多，即使在那電扇旋轉的涼風下坐幾分鐘也是

值得的，因為今天特別熱，而且你也累了，我們花了這六毛錢去求得幾分鐘的享樂難道不應該嗎？」

想不到若星弄假成真，他的左脚已經踏上了石階，而且還在不住地拉她。

「不要太浪漫了，你想花了這幾毛，明天怎麼辦？」

珊珊正言厲色地一面說，一面朝着前面走，沒法，若星只得跟着她來。

「珊珊我們買一瓶葡萄酒，小瓶只要三毛，其餘買一毛燻魚，一毛牛肉，再買一毛的麵包，讓我們回去痛快地吃一頓吧！」

也不知怎麼，若星好像放在他口袋裏的六毛錢快要跳出來或者會被人綁票綁去似的不放心只想馬上用了牠。經過一家有名的廣東人開的南貨店時，他又站着不動了。

「我們又不是詩人文學家，要這些風流幹嗎？」

珊珊的話似乎帶有幾分譏諷。

「哼笑話，難道只有他們配喝酒嗎？酒又不是他們的私物，只要誰有錢，誰就可去買來吃，剛纔我們看到的坐在小鋪子裏一桌桌的工人他們吃的醉醺醺在大嚷大鬧，難道他們都是

詩人文學家嗎？」

「好，我說錯了，看肚子的面上你留下你的六毛錢來吧。」

「哈，女人真是只知道吃飯。」

「對了，男人是不要吃飯的。」

他倆同時笑出聲來了。

大約是夜深的原故吧，行人比較少了許多。汽車都停在影戲院和大酒家的門首，汽車夫正在睡得濃熟的打鼾，晚風深深地吹來，吹乾了他們臉上的汗珠。

「走不動了吧？我替你叫黃包車。」

若星：「珊珊只是拖着沉重的脚步拚命地走着，一言不發，他知道她不高興走了。」

「不省下幾個錢來吧！」

「又講錢了，你真是個時不離錢的人，走不動了，你難道還要勉強嗎？」

「不！你瞧，前面就是橫浜橋了。」

儘管珊珊怎樣極力忍住自己的痛苦，可是若星知道她是很累了，但爲了她的堅決不坐。

車，爲了他的心裏正在想着另一件事，所以也不注意黃包車了。

「珊，你看這攤子上擺着的襪子只有兩毛錢一雙，你快買一雙吧！不一雙不好換洗，你還是買兩雙好，橫豎我們還有六毛錢。」

若星的視線又落到了一個寫着大減價的小攤上了，這里不但有襪子，也有小零頭的花洋布，和一些紗帶，小孩鞋襪一類的東西，攤子很小，貨也很舊，這樣的地方，大概只有若星他們纔有資格進去吧？

「襪子還有，買幹什麼？」

珊珊的眼睛雖然也望了那寫着犧牲血本每雙減售兩毛的牌子上，可是並沒有起過要買的念頭。

「得了吧，你的兩雙都露出腳跟來了，還能穿嗎？」

若星笑了，他在電光下，望見珊珊兩頰緋紅，他更將兩個大眼睛釘住她癡笑，這使得珊珊更低下了頭。

「怎麼你拉住我幹嗎？」

珊珊見若星又站着不動了，而且使勁拉住她，這弄得她有點莫明其妙起來。

「珊，這布只有幾分錢一尺，你不是說做條短褲只要四尺嗎？四九三毛六，去，你去買四尺來吧！」

「褲子也有，何必再買。」

珊珊有點不耐煩他的囁嚅，只想一個人痛痛快快地脫身就走，馬上回到家中休息去，

「不是通通破了嗎？」

若星忙掠開頭髮在她耳邊輕輕地說。

「用布補一下就得了，褲子穿在裏面又沒有人看見的，有什麼關係。」

她用湖南的鄉音一面輕輕地問答，一面加速她的脚步往前走。

「唉！珊，你太可憐了！」

這句話要是出之於別人的口中，她一定聽了要氣個死，因為珊珊素來不要人可憐自己，她說別人說我可憐，他就是輕視我，侮辱我，爲什麼我要人家可憐呢？但是若星的這幾個字特別感動了她，深深地印入她的腦海，她的心坎中，她的肺腑，甚至她的每一個細胞她想抱住若

星深深地一吻，或者倒在他的懷裏痛快地大哭一場，一年來的特別窮困的生涯，惟有若星真正的了解她，尤其自從有了孕之後，有時同志們爲了工作都不能原諒她的痛苦，總是責備她不像以前一樣地努力，關於這，只有若星能了解她，體貼她，安慰她！很久醞釀在心頭的感情，珊瑚真想一旦痛快地發洩出來，可是一想到這是在路上，於是她使忍住了盈盈欲滴之淚。

她沒有回答若星，只是深深地望了他一眼，「hitcha」猛然問若星一聲大的噴嚏，打得眼淚鼻涕直流。

「珊瑚快給我手帕，快點快點！」

若星彎下了腰，很不好意思地叫着。

「我沒有，那怎麼辦呢？」

珊瑚這時破涕爲笑了。

「糟糕！沒有不行！」

「呵，你的口袋裏不是還有塊比炭還黑的手帕嗎？」

「呵，我找找看。」

「珊現在好了。」他伸起腰來一面擦眼睛一面迷信地說着：「一定有什麼喜信將到了，不然我不打這大的噴嚏的！」

「也許哈爾濱的信快到了吧？」

珊珊像哄小孩似的安慰他。

「真的，珊珊，假若他寄二十塊錢來我們一定能過半個月的痛快生活，否則，十塊也夠我們用了。珊，第二項我一定替你買褲子，襪子，還有你最愛吃的燻魚，油榨，最低限度我們要喝一瓶酒，買許多菜來飽吃一頓，就是做個飽死鬼也甘心！」

「得了罷，又來這一套了，等錢來了再說吧。」珊珊又微笑了一聲。

一路上他們都是做着玫瑰色的夢，他們不只是想到了那十元寄來的快樂，而是想孩子生下後兩人一同去做工，朝去晚歸，甜蜜蜜地過着由痛苦中得來的快樂的日子，更使他們高興的是羣衆革命的情緒一天天高漲起來，剛纔經過酒舖時聽到那些酒醉了的工人發的一些議論，真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概；更加上今夜得着了六毛錢明天可以飽餐一頓，因此若星簡直像個狂人一般有時緊緊地抱住珊珊的腰，幾乎使得她發痛，有時又伸過手去摸她的肚

子或者胸部。

「你忘記了這是在馬路上嗎，太不像樣了！」

「好，回去給你罰找十個 *Leaves* 吧！」

他們很快樂地回到了那間連三個人打轉都不可能的狹小的亭子間裏後，珊瑚因了^之過度隨身便倒在牀上了。

「珊瑚你太累了，好好地躺一下吧！」

若星輕輕地在她走得發熱的微紅的左頰上一吻。珊瑚也微微地一笑。

「我去泡開水，同時還給你買一個梨來吧。」

「不也許是我的肚子走路走空了，很想吃點什麼東西，你去買一個小麵包來吧。」

珊瑚氣喘喘地說。

「你吃不吃餛飩？我去叫兩碗來好不好？」

「沒有了吧？」

「有，那不是敲的聲音嗎？」

「好，你去買兩碗來吧，我們一人一碗。」

若星飛也似的跑下樓去了，他忘記了拿水壺，這又使得珊瑚嘆了一聲氣。

「喂，兩碗餛飩！」

若星又很快地走到左邊那家換錢的小店裏。

「四個麵包，十個子花生米，兩塊豆腐乾，一包菓子牛肉，十顆牛奶糖。喂，有煙魚嗎？」

「沒有，這要到南貨店去。」

「呵，買瓶葡萄酒吧？」

「這也要到南貨店裏纔有。」

「那麼再來四個麵包吧，橫直是要吃的。」

「是，這麵包很好！」

「喂，你算一算，一共多少錢。」

「四百八，一毛二，二百一百……一共五毛五。」

「那裏來的這多？」

「不信，我算給你看，麵包八個，六八四十八，牛肉一毛二，牛奶糖兩個銅枚一塊，十塊二百錢，還有花生米……」

「好，不要算了，找錢吧！」

「喂，餛飩！」買餛飩者的聲音。

「等一等，我找了錢就來。」

「怎麼？錢不見了嗎？」

當若星的手插進口袋拿錢時他大大地叫喊了出來，他呆住了！他忽的出了一大身冷汗，靈魂早已不知飛向何處去了！

「是不是掉在地上？」

一個小伙計這樣提醒他。

「沒有！絕對沒有的！」

「阿三，給洋火給他吧！」

草櫃的聲音。

嘶的一聲火柴燃了。

「沒有，當……當然沒有！」

若星急得舌頭打轉了。

「那麼那里去了呢？」

「呵，等我回去看看罷，也許忘記帶來。」

「好，快去快來，不然，我們要打炸了！」（註）

「好，好，就來就來！」

「喂，餛飩！」

「就來就來！」

若星又急急地跑上了樓梯。

「你是來拿水壺的罷，孩子，你真粗心！常常跑些冤枉路！」

珊珊帶着教訓式的口吻對他說，

「珊……珊不……不知怎麼……錢……錢不見了！」

「怎麼？錢丟了嗎？」

「……」

「丟在什麼地方？快去找！」

「還……還能……找到嗎？」

「去，一定去！丟掉了六毛錢不是好玩的事！你快到打噴嚏的地方去找，一定是你拿手帕出來時掉了的，去，快去，不去別人會拾走的。」

又是一陣急促的樓梯聲，若星跑出去了。

他完全昏迷了，他的眼睛不辨方向，只是抱着兩條像千斤重的腿子拚命地往前走，他忘記了剛纔是走那條路來的，電車還是叮噠地響着，往來的人還是和剛纔一般多。

「天呵！打噴嚏的地方，在何處呢？」

他流着豆大的汗珠，這樣自言自語。

一步步眼睜睜地望着地上走去，好幾次幾乎被汽車壓死，巡捕當他是瞎子，汽車來時忙牽住他，等到他抬起頭來望巡捕時，他又挨了巡捕一聲惡狠狠的罵：「×娘的，豬獠！」

他不知巡捕爲什麼罵自己，憤怒之火由他內心燒到外面來了，他恨不得一拳打死巡捕。
「丟你媽的！」

走遠了他纔這樣罵一聲，這無異是三十五里罵官。

找遍了，呵，所有剛纔他們走過的地方幾乎通通被若星找遍了！但是六毛錢呢？影子都沒有？

往來的人，都不住地注意看他，他這走路奇怪的人。

「唉！我怎麼好回覆珊瑚呢？六毛錢找不到了，她的希望，我的希望，我們明天，後天……的生活，我剛買好的麵包……餛飩，唉，怎麼去拿呢？怎麼回覆珊瑚呢？六毛錢，呵，這比千金還可貴的六毛錢，費了我們一夜功夫，受盡了多少侮辱得來的，而又是當了朋友的破東西得來的六毛錢，要養活我們幾天生命的六毛錢，現在到何處去找呢？唉！上帝，我往何處去找呢……」

若星終於流下兩行熱淚了，在念着珊瑚半清醒半迷糊中他踉蹌地走了回來，幸而沒有去跳黃浦。

「找着了沒有？」

珊珊的聲音，特別嚴重，似乎在這一刻那像劊子手宣佈犯人的最後命運一般。

「沒……沒有！」

「你沒有過細找吧？」

珊珊興奮得爬起來了，她做着自己出門的姿勢。

「不要說六毛。就是六個銅子也早被人拾去了。」

老星面如死灰，兩眼放出悽慘欲絕的光輝，豆大的汗珠已不是一點點地往下掉，而是一行行地往下面流了。

「那麼，當票呢？」

「也同樣不見了！」

「唉！上帝，完了，一切都完了！……」

四

——唉！我的媽，痛喲……我但願早點死去，不願再過一分鐘這樣痛苦的生涯，唉！媽，我的媽呀！我痛得實在不能支持了……

珊珊獨自一個人肚子痛得從床上滾到地板上，又從地板上爬到床上，她已經叫喊了三個鐘頭，起初還以為是午飯吃得太多所以脹得痛，後來覺得肚子裏的小東西在拚命地一下下地往下奔，同時陰部也好像出了些像血液一般的東西，這纔使珊珊驚訝得忙告訴若星，要他去找個接生婆來，不然孩子下來了，是不知怎麼處置的。

「我不知接生婆在什麼地方，而且她來了也馬上要錢的，不如我現在去找一位朋友向他借兩塊錢再叫汽車送你去醫院。」

就在這時若星出門了，黯淡而狹小的房間裏，只留着珊珊一個人在打滾，在大聲叫喊：痛哭流涕！

——媽呀！我願意立刻死去，不願再活一分鐘！

她的熱淚又迸出來了，她恨恨地從牀上故意摔倒在地板上，她希望自己受傷而死，可是因了震動的關係，肚中的小動物更跳躍起來，好像一隻老虎在裏面要咬破肚皮跑出來一般，她又在地板上爬着去尋找菜刀和小剪刀，她想只要隨便找着一件，就可割斷喉管，讓鮮血流出，倒地便死，或者刺破肚皮，將那小怪物取出來看了之後再死去，她又想從三樓的窗戶上攀

下去，一定可以摔死。可是，上帝，她現在連打滾都不能了，只是痛得縮做一團，像無數的尖刀在腹內亂刺一般，尤其難過的是子宮口的膨脹，這裏似乎有一塊大石頭想從小小的子宮口滾出來一般，可是口子很小，無論如何使勁也不能下來，因此珊珊這時痛得完全像死人一般慘白，嘴唇上也沒有半點血色了。

這夜正是八月十五，「月到中秋分外明」在三個鐘頭以前，珊珊還在念着這句詩，牽着若星的手一同走上晒台看月亮。

「喂，珊，你看見火花沒有？」

若星很快活地指着東邊天空中浮着的一朵朵燦爛的火花。

「看到了，真有趣，可惜我們沒有錢，不然至少可買幾個炮來放放。」

珊珊雖說是個快做母親的人了，可是她的孩子氣還是半點都沒有改，她說了之後又沉默着，低着頭回想幼時在家過中秋吃月餅，打鞦韆看天狗蝕月，偷南瓜送子（註）的許多往事來。

「何必一定要自己買來放，你不是聽到了不斷的砲聲嗎？而且這一聲真像炸彈呢！」

若星這話自然使珊瑚不高興，因為她的心情在今天特別不好，尤其由風聲聞到的酒香肉味，更覺難過！想想自己自從失業和有孩子以來，還只吃過三四次二百錢一次的肉，肚子雖然枯得不像樣子了，可是肉皮比較可口一點的食物還是一點得不到，不要說吃好的菜，就連飯也沒有吃。

「唉！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富」家院。」

若星見珊瑚不答話，忽然又用滑稽的語調哼起詩來。

「得了吧，你快不要開玩笑了，賞心樂事誰家院，你為什麼要唸富家院呢？」

「傻子，這什麼不是富家院呢？難道像我們這樣的窮人也會有什麼賞心樂事嗎？可憐我們今晚連飯都沒有得吃，而人家這時正在大吃大喝，歡天喜地享月呢。」

「哼！將來時代會換過來的，他們會像我們現在一樣，我們更比他們這時要快活。」

珊瑚這幾句話說得很有力量。若星也很為感動，他很興奮地說：

「珊瑚，我們到馬路上去走走好不好；在那人山人海擠滿着汽車的馬路上，用我們發光的眼睛釘住他們，告訴他們這熱鬧的城市，這美麗的中秋佳節，不久將通通是我們的了，只有

我們纔配享受。」

「不，我不能去，我此刻忽然覺得肚子很痛。」

珊珊繙着眉回答若星，自然這是使他萬分感到失望的消息。

「也許中飯你吃多了吧，我們真太傻，爲什麼不留點晚上吃呢？買了米來，一頓就吃完了，珊，現在你下去休息一下吧。」

珊珊倒在牀上後起初只是一陣陣痛，後來越痛越起勁，到若星出門時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了。

「珊珊，快點，我扶你下去，汽車在外面等，你痛得很厲害？」

若星氣喘喘地跑上樓來，一手拉住珊珊，當她是好人似的忙往樓下拖。

「我……我……我痛得很厲害，那裏能下樓呵！」

珊珊又倒在地板上了。

「我扶你下樓，或者我抱你下去吧！」

「錢，汽車錢呢？」

錢。

汽車如飛似地馳去，珊珊的頭完全在若星的懷裏，她雖然肚子痛得要命，但還在掛念着。我已經在仲明處弄到三塊了，他是用衣服去當來的，所以我等了將近兩個鐘頭纔回。汽車停在××醫院的門口了，好容易纔叫開門時候雖不到十點，但這時醫生和看護婦們正在大嚼着月餅享月，那裏顧到你生孩子的死活呢？

珊珊進醫院一個多鐘頭以後，孩子便生了，是女孩，身材短小，但是哭聲很大，看護說從來沒有聽見過像這孩子的哭聲一樣凶的。

在生下孩子的剎那，珊珊完全暈過去了，要不是打針打得快，也許她的性命就會如此無聲地結束。

不知什麼時候，她被擡到一間住着十七八個病人，電光黯淡，空氣窒息的三等病房來了。她躺下後，醫生也不替她試血壓，看溫度，看護也不睬她；同情她，照應她的只有與她同房的病人的呻吟和嘆息。

「唉！乾得要死，要一口水喝都沒有！」

大約是一點鐘的時候，珊珊這樣自言自語。

珊珊打開眼睛，只是滿屋漆黑，由各人嘴裏鼻孔裏發出來的鼾聲和呻吟，傳到珊珊的耳朵裏感到特別可怕，淒涼！她以為自己現在躺在廣漠荒涼的坟山裏，前後左右伴着的都是死屍，都是骷髏，都是面目猙獰的野鬼。

——唉！我怕呵！

又是一點鐘過後，她的靈魂叫喊起來，全身不住地發抖。

珊珊實在再不能忍耐了，她口渴得喉嚨裏要冒出火來，他摸摸床上沒有電鈴，因為屋子黑的原故，也不知門在那方，否則她自己想掙扎着爬起來去找。雖然她是如此全身痛得不能翻身。

「娘姨！」

本來珊珊想叫看護的，但又不敢叫，而且這樣稱呼她太不文雅了，剛進手術室時看到有娘姨在旁邊招呼。因此她大胆地叫了一聲。

「叫娘姨的是誰？」

看護的聲音。

「是我。口渴死了，要點水渴。」

「娘姨睡了，等着吧！」

「不能等了，請你給我一點吧！」

珊珊哀求的聲音，比馬路旁的伸手要錢的乞丐還可憐。

「人家有事，誰給你！」

珊珊聽了氣得要死，他夢也想不到天下有這樣的女人，她以為女子的心是柔嫩的，慈善的，富於同情心的；尤其一個看護的性情應該比任何人都要好。招呼病人，這是她們應盡的責任，爲什麼對我這樣殘酷呢？珊珊翻來覆去的想，還是想不透爲什麼她們這樣不睬自己。她又開始呻吟了，而且噁哩咕嚕地罵了許多。

「虧了她還好意思發氣，這樣窮骨頭，要是住醫院的人都像她一樣，醫院早已關門了！」

猛然間珊珊聽到了這是剛纔那個看護說的話。

——窮骨頭，難道她是在說我嗎？

她爲着好奇心的驅使又小心地繼續地聽下去——

「誰？」另一個看護的聲音。

「你還不知道嗎？就是我們在享月時抬進來的那個女孩子的婦人，不像窮人，也像學生真不知像什麼怪物。」

「她很窮嗎？」

「除了一塊錢的掛號金外，簡直什麼都沒有，手術費，打針費，一切都沒有交，你看那里有這樣的事！我們這裏的規則，無論什麼人都要交費纔得住院的，她來就破例了，哼！真是我第一次見到的怪現象。」

「那麼院長怎麼肯收留呢？」

「還不是她丈夫苦苦哀求，他說馬上去借，明天一早就送來。本來也是我們倒霉，要在她未抬進手術室前知道她是窮鬼，我們也不要她進院了。你看：現在一切都要白白地供給她，而且她又是如此令人討厭，別的病人晚上睡了從不鬧的，而他初來就大嚷大吵，人家又不是她

的孝子，誰來這樣服侍她呢？」

明白了，呵！珊瑚這時完全明白了，原來醫生和看護的不來睬他是爲了她沒有交五元錢的手術費，兩元的打針錢。現在是錢的世界，事實更證明了珊瑚的理論了！她想爬起來一拳將那拜金主義的看護打在地上，再痛罵她一頓，可是任你怎樣掙扎也爬不起，而且事實上要想打她來替自己出氣也許不可能。因此她只有咬緊牙根恨恨地嘆一聲冷氣，罵一句：——她媽的狗忘八！

痛苦的關頭又輪到珊瑚的身上了。

在受孕後的最後兩三箇月中，爲了身體的沉重不能做事不能跑路，因了腹部的膨漲，以及腿子的浮腫，和頭痛，眼花，出虛汗等許多毛病而使她痛苦，使她想到自殺，想到如果孩子生下來時一定要殺死他。但現在她是完全換上了另一種新的感覺，新的痛苦了。不但不恨孩子，而且十分的愛她，莫名其妙的愛她！她常聽到孩子的哭聲，因爲這哭聲是洪大的，兇猛的，她很清楚的分辨得出。雖然她還沒有正式看見孩子，不知孩子究竟像個什麼樣子，但她總覺得孩子是自己的血變成的，孩子一定是美麗而很聰明的，她愛孩子，覺得孩子是自己身上的一塊

肉經過整整幾個月的懷胎，尤其是生她的痛苦以後，她更覺得孩子是自己的心肝，自己的生命！她愛孩子，聽到孩子的哭聲，她就想抱她，吻她！雖然她全身的骨節痛得使她不能翻身，由子宮流出來的血染遍了衣裳，染遍了被褥，但是她絲毫不怨恨，怨恨孩子的誕生，現在唯一橫在她腦海裏的困難，就是要怎樣纔能養活孩子。

她忘記了懷胎時的痛苦，更忘記了去找醫院打胎受到醫生的種種唾罵，以及後來自己亂吃藥，病了很久而孩子仍未流產的苦痛，她忘記了自己的貧窮，爲了工作而不能撫養孩子的困難，總之，她是忘記一切了，她要孩子，是的，孩子是她自己苦苦地血淋淋地生出來的，爲什麼不好好撫養她，帶到在身邊安慰自己呢？

她閉着眼睛想到孩子的天真爛漫，倒在懷裏吃奶，呀呀學語，初試走路，牽着衣角叫媽媽……時的快樂，不覺她獨自微笑了起來。

——我的小寶貝！她在內心害羞地如此叫喚。

她又回憶到七個月以前的一天晚上，那正是春意正濃，草長鶯飛的三月，若星從外面疲倦地歸來，一古腦就倒在珊瑚的懷裏，那時她正躺在床上看書。

「不要這樣魯莽，肚子被你壓破了呢。」

珊珊忙用手推他。

「只要沒有孩子在裏面，壓破了也不要緊。」

「孩子？」

珊珊的口吻似乎有點表現「有了」的樣子。

「難道真的有了嗎？」

「……………」

「不要害羞。」告訴我吧，如果有了孩子我們要想辦法，不是打掉他就是想法養活他。」
若星很正經地說。

「打掉不好，一來大人的身體吃虧，二來我們的孩子一定很聰明而強壯的，從小我們就灌輸他以革命的思想，他在我們的環境裏生長，一定會成爲一個很有力的革命戰士，因此我們不要犧牲了他！」

珊珊說完，滿臉通紅地轉過頭去對着牆壁微笑。

經過若星再三盤問後，她纔告訴他月經已有兩個月不來了，這時若星纔正式地和她談到孩子生了以後要怎樣撫養他以及買洋娃娃給她玩，買新衣服給他穿的問題，最有趣的是他對珊瑚說。

「珊瑚我要男孩，而且像我。」

「不！我要女孩，而且像我。」

回憶到這裏她微微地嘆息了一聲，玫瑰色的夢終于被現實打破了！現在她是想到究竟孩子要不要的問題。

「要嗎？我用什麼養活他呢？現在連一件衣服一塊布片都沒有了，出醫院她穿什麼？用什麼裹她，我的奶子是這樣枯乾得沒星一點奶？那麼她吃什麼呢？代乳粉嗎？牛奶嗎？不要夢想，這是辦不到的；吃雞或者別的補品發出我的奶子來嗎？同樣的不要夢想，然則她吃什麼呢？她不能跟我們一同吃燒餅，一同吃飯而且連稀飯她都不能吃，唉！那麼用什麼養活她呢？」

——更困難的是我如果帶了她，一天到晚就不能做別的事了，我不能參加羣衆工作，因為家裏僅僅只有我和若星，而若星是從早晨出去要到晚上纔回來的，他自然不能爲我照顧

孩子，那麼怎麼辦呢？難道我就爲了孩子而犧牲了自己嗎？假若工廠裏有托兒所，有兒童公育院，那自然不成問題，可是我是處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中國呵！

——不！我不能爲了她而妨礙了我的工作，犧牲了我的時間，我應該想到整個的事業，和自己的前途！爲了孩子，爲什麼要犧牲一切，唉！僅僅只爲了孩子呵！

——不要她吧？照若星的話送到育嬰堂或者弄死她嗎？我不忍，我沒有這鐵石心腸！我怎能眼巴巴地看着一個孩子送給別人，任別人去宰割她呢？我自己不能養活她，別人那肯白白地養着她呢？自然帶大了她，不是賣掉給人家做了頭，當娼妓，就是送到資本家的虎口，整天苦地勞動，吸盡了她的血髓，打斷了她的骨頭，奪去了她的一生！唉！像她一般的命運，難道還有人的生活給她過嗎？我要她，我要好好地帶着她，爲什麼不可能呢？我們有吃，她也有吃，她是個無辜的孩子，她生來就會帶一份糧來的，世界有她的份，爲什麼她不能好好生活呢？即使萬一到了我們不能養活她的時候，就一同餓死吧！叫化婆不是常常背上背一個兩手牽兩個，還有一個跟在後面走嗎？她們爲什麼不把孩子丟了？她們爲什麼這樣忍苦含辛地領着孩子在外邊討飯？他們爲什麼能如此犧牲，愛她的孩子？我難道是鐵打的心嗎？至於弄死她，我更比禽獸

都不如了！虎狼雖毒兒不吃，難道我比虎狼還毒嗎？天，我不能做殺孩子的劊子手，我做的是救同自己一樣窮苦的羣衆的工作，我的孩子也是窮人之一，爲什麼我不救她而反殺了她呢？她是她的母親，是的，無論如何我是生她的母親呵！她是我的血變成的，她是我經過幾個月痛苦的時間創造出來的，她是我和他的愛之結晶，爲什麼我不愛她呢，而且她大了說不定還是個革命史上的偉大人物，至少她是我們的小同志，多麼有趣呵，將來許多事，她可以幫助我們做，小孩子對於技術工作是有益的可……

「吃飯了，還在想什麼心事！」

那個使珊瑚討厭，見了她就要發火，頭髮燙得像鬼一般的看護，又來到珊瑚的床邊了。珊瑚恨她，爲的她打斷了她的思潮，打破了她的好夢。她恨恨地掉轉頭來一看，又是幾顆老蠶豆，一碗南瓜湯，像沙粒一般的飯，她實在不想吃牠。可是肚子又覺得餓，也許是生孩子生空了的原故吧，她時時都感到肚子的空虛難過，時時都想到吃，假若這時有一只煮好了的鷄擺在她面前她一定連骨頭都吞得下。

——
唉！爲什麼若星還不來呢？幾天了，難道幾塊錢還沒有借到嗎？

珊瑚急於要回去了，一來這裏太貴，每天要五毛大洋，而且吃的簡直不是人能吃的，都是些喂豬的東西，富人的狗比自己還要吃得好。想到這裏，珊瑚又恨起整個的資本主義社會來了，尤其令她難受的是看不慣那些醫生對她的冷淡和看護們的輕視侮辱，要是有錢的話，住在頭等病室，多麼享福，隨便你高興吃什麼，就有什麼，看護站在你的面前，好像馴良的狗子，她們如果侍候你不好，罵了她，她還要向你搖尾乞憐。不要說住頭等二等，即使稍爲有幾個錢，手術費和打針錢交清了，也決不會使她們如此看輕自己，而受到種種莫大的侮辱。

珊瑚決定要回去了，雖然身體還沒有復原，子宮仍是破着，但她再不能嘗這種痛苦生活的滋味了。

這的確是使珊瑚焦灼的事，若星雖來過兩次，但每次都是說錢沒有借到。

——怎麼辦呢？如果今天再借不到，我將怎樣出醫院呢？

還好，恰恰是珊瑚來到醫院的第七天晚上，若星滿臉浮着笑容走進來了。

「珊瑚好了，今晚可以出院了。」

他忙握住了珊瑚橫在毯子上的右手。

「錢借到了嗎？」

珊瑚似乎含着莫大的希望問他。

「借到了，而且一切費用都交清了。」

「那來的這許多錢？」

「僅僅借到十二元，除了給醫院十元五角的住院費，打針，手術費外，還給娘姨伍毛，如果不夠，就給一元，那麼還有伍毛我替你叫洋車回去。」

「怎麼？只借到這點？那以後我們怎麼辦呢？」

「呵，這一點還是跑了四五個地方，東一塊西二塊的弄來的。」

「唉……」

「不要緊，珊瑚回去了，自然我又要另想辦法的。」

「那麼我們就走嗎？」

「就走。」

「孩子呢？」

「我抱去。」

「抱她到什麼地方去？」

「我從前不是和你講過的嗎？」

「不！星！我要孩子，我要帶她一同回去，我捨不得送掉她！」

不知怎的，珊瑚說最後一句話時她流下兩顆淚珠了，這淚珠掉在若星的手背上特別感到冰冷而且沉重。

「怎麼？你改變了初志嗎？這是不可能的事！我們用什麼養活她呢？她吃什麼？穿什麼？而且現在你的身體沒有復原，而我還是一樣的忙，誰管她呢？尤其主要的問題是今晚她出院後穿什麼，吃什麼呢？」

若星生怕別人聽到，所以說話的聲音很小，閒說着他故鄉的土話，這只有珊瑚聽慣了的纔聽得出。

「用我帶來的那牀破毯子包着她，買點米來煮米湯一般的粥給她喝，裏面放些糖，不是像奶一般嗎？」

「不，珊你這是空想的話，你想一牀破毯子怎麼換洗呢？她撒了一次屎尿就要換，你想怎麼辦呢？而且她不能吃米湯長大，珊，而且我們自己……」

「呵，你是說我們自己也沒有飯吃的時候嗎？那麼到那時再說好了，或者我們一同做乞丐去吧！」

「珊你怎麼這樣盡說些感情話，試問你要她做什麼？」

「因為我愛她，因為她是我生的孩子，因為我不忍見她被別人去壓迫去宰割，她是我身上的一塊肉，她是我們革命的種子，她是未來社會的主人，我愛她，我要救她！」

「珊不知道孩子的麻煩嗎？你沒有想到我們的窮困嗎？你忘記了我們的使命和我們急于要做的工作嗎？我想你決不會為了一個孩子而犧牲我們的前途，我們的專業的！」

「帶着她，難道就會犧牲我們的一切嗎？我決不相信，難道有孩子的人就不能革命了嗎？」

「事實上孩子是妨礙我們的，主要的，是我們自己窮得不能生活，自然養活不了她，而且我們的工作比帶一個孩子來得重大，唉，她也太可憐了，假若是個男孩，聽說還有人搶着要呢！」

「哼；搶着要，男孩女孩有什麼不同，他媽的封建思想，任他是皇帝也不給他！我們的孩子爲什麼送給別人呢？」

「珊瑚你的情緒太緊張了，平靜一下好不好，現在是九點半，我們十點走吧？」

「你叫看護抱孩子給我看看？」

珊瑚忽然兇惡得像對敵人一般地用手指着若星大聲說着。

「珊瑚不要看，看了你肯定要更難過，要捨不得她，忘記了她吧，只當沒有生她一樣。」

「怎麼？我自己的孩子連看一眼都不可能嗎？」

「珊瑚，你不要這樣着急，平靜一下我再給你解釋幾句好不好？你是不是要繼續你的工作？每天活潑潑地和大衆在一塊兒工作，一塊兒生活。創造我們未來的新世界，解放我們無數萬萬的勞苦同胞……」

「當然，這也用得着問嗎？我不但繼續前進，而且更要努力，爲了孩子，爲了和孩子同命運的小伴侶們！」

「珊瑚，你要救孩子嗎？你要救未來的孩子，爲她們謀幸福嗎？爲什麼不救大人，不救自己，不救千千萬萬的勇敢的戰士？不從根本着手，努力革命，以期我們的世界早早實現……」

「……」

「而且珊，你不是不知道孩子的癡煩，有了她不但生活沒有辦法，而且我們的工作是多麼緊張！你想怎能因一個孩子而妨礙到我們整個的事業，你愛她，就在現在創造我們的社會，等到我們的社會成功了，一切窮人都得了解放，得着了自由，得着了幸福時，一切孩子都有了歸宿有飯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有書讀，有遊藝……珊，那時我們纔真快活呵，不要說生一個孩子，就是十個也有辦法，也不愁不能生活。珊我們的希望，我們的幸福，通通在將來呵。」

「……」

「珊我們走吧，時候不早了。」

若星看珊瑚只是低着頭不語，知道她一定比剛纔平靜多了，他又緊緊地握了一下她的兩手，然後扶她坐起來。

「慢一點，我痛得很！」她淒然地說。

「那麼，你再躺下吧，我去叫翠來抱你坐車回去。」

「怎麼你叫她來嗎？」

「是的，你的身體不好，不能一個人坐車，而我又要抱孩子，所以要她陪你回去。」

「好的，你去快來！」

不到半個鐘頭，若星就同着翠來了，他們叫好了洋車在底下等，翠抱着珊瑚坐好之後，若星又幫着放下了車篷，爲了怕珊瑚受風的原故。他將車錢及開門的鑰匙都交給了翠。

「怎麼你不和我們一路嗎？」

珊瑚很驚訝地問。

「當然一路，不過我抱孩子也許走慢一點，所以先將錢交給你們。」

事實也的確像若星說的一樣，拉着兩個大人的車子反而走到很快，雖然翠要他慢點走，但珊瑚爲了要早點到家，反要車夫快走，結果慢慢地若星和珊瑚的車越走越距離遠了。

「放下！」

走到一條很僻靜而又光線黯淡的馬路上，若星忽然叫車夫停下了，他將手裏所有的兩

毛錢交給了車夫後就抱着孩子一直往前走。他麻木了，他的腦筋像完全失掉了知覺一般的沒有感覺，他將孩子挾在掖下，好像挾着一束柴一把傘，一個包袱似的，而孩子也許因喫飽了而睡覺了的原故吧，竟像死去了一般的沒有半點聲音。

——唉！上帝，怎麼處置這孩子呢？將她丟在黃浦江嗎？太殘酷了，我的心究竟是肉做的，我不能活活地拋棄一條生命，一條無辜的生命！送她去育嬰堂嗎？正如珊瑚所說，他們是決不會好好帶着孩子的，即使亂七八糟將她養活了，還不是送給有錢的人去宰割，而況她又是女孩，將來更不知受苦到什麼地步，爲甚麼我們的孩子要送給別人去宰割呢？難道自己沒有權處置她嗎？是的！我可以弄死她，就在這馬路上，就在這一剎那，我就可弄死她！用石頭壓死她，或者用土活埋了她，用小石子塞在她的嘴裏……然而上帝，這不更比丟她在水裏還殘酷嗎？我是人，我怎能幹出這樣連禽獸都沒有的行動來呢？那麼依着珊瑚的話將她帶回去嗎？怎麼養活她？今夜她尿溼了，用什麼給她換，她餓了，給什麼她吃？而且要解決她的生活問題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而是長久的，要牽扯到我們整個的生活工作問題上去的，不能，絕對不能帶她回去，還是丟在馬路上讓過路的仁人君子，慈善家或者巡捕拾了去吧，好，就決定如此辦，不管

她怎樣，就丟下她吧！趁着這地方很黑，而且沒有人，就趕快去丟下她吧。但是如果巡捕聽到孩子的哭聲而追了我來將我送到捕房那又怎麼辦呢？不沒有關係，我可赤裸裸地對他說，我雖然窮，但你不能禁止我不結婚，不能禁止我不生孩子，至於生了孩子爲什麼又要丟了她，那請他自己去答覆，難道自己願意殺掉自己親生的孩子嗎？如果他說我犯罪罷，我要問他這罪誰使我犯的對！一切都有了辦法，不要緊，還是下決心丟下她吧！丟下她，了却了我的一件大事，也解決了珊瑚最大的痛苦問題，數月來想着的問題現在總算完結了，痛快，此後我們的生活是多麼痛快呵……

——但是孩子太可憐了，她只裹着一床薄薄的而且破了無數孔的毯子，假若很久還沒有人來拾起，她不凍壞了嗎？而且她是從溫度適宜的醫院來到這涼風習習的馬路上呵，這馬路是多麼冷清清呵！簡直像一塊冰。她的弱小的生命怎經得起這大的刺激呢？無疑的她會死去，唉！上帝，結果我還是活活地殺死了她，她這無辜的小生命呵！

——還在這樣猶豫什麼？明知自己不能養活她，明知自己有比帶孩子要偉大更重要的事業要幹，爲什麼不痛痛快快地丟了她呢？你覺得她可憐嗎？擺在你面前的無數萬萬的死的

活的，血淋淋的，陰慘慘的面孔，她們他們不都是人嗎？犧牲在血泊裏的不都是父母生下來的兒子嗎？而且他們她們是大人呵，是戰士呵……

——好，下決心丟了她吧！

「……？……」

不知在那一刹那，若星將孩子丟下了，一直聽到孩子哇的一聲大哭之後他在纔覺得挾在掖下的那件東西不見了！

他呆住了！他的每個細胞都麻木了，他彷彿看見一個慘白的，弱小的孩子的死屍躺在馬路上，野狗在喫她的肉，她的骨頭，由頭上直嚼到腳底。他全身戰慄了起來，兩隻腳早已輾下去了，忽然眼前一陣烏黑，天地大變顏色，雷電交作，驟雨飛來，無數的小鬼在追他，抓他，現着猙獰的面孔惡狠狠地罵他：

「你這連畜牲都不如的東西，還我生命！」

這些小鬼一個個都是孩子的化身，和孩子一模一樣，於是他更懼怕起來，他看不見路了，眼前是一片黑，無涯的黑，在黑暗中兩眼中冒出了無數的火點，這些火點一顆顆都變成了孩

子的凶像，孩子的哭臉……

他拚命地往前奔，但愈走兩脚愈拖不動，終於因了刺激過重的關係，他完全暈倒在馬路上了。

一點鐘過後，若星被巡捕送到了自己的家裏。

「怎麼你到這時纔回孩子呢？」

珊珊望着兩手空空的若星走進來，聲音顫抖地問他。

「怎麼？你到那裏去了？」

翠也忙驚訝地站了起來。

「告訴一個好消息，孩子已經送掉了！」

若星裝着很鎮靜的態度說。

「送到那裏去了？」

珊珊拚命地掙扎着坐了起來。

「不要緊，聽我慢慢地說吧！」他走近牀前坐在珊珊的身邊。「珊，這真是你夢想不到的

好事，原來當我正在想將孩子送到育嬰堂去時，恰遇着我的同鄉周君，他是我三年前在中學時的同學，自從母校分別後，一直到現在纔碰着，他見了我忙跳下車來拉住我問我往何處去，並問手裏拿着的是什麼？我忙老老實實地告訴了他，說這是我的妻剛生下來的孩子，因為自己不高興帶，所以想給別人。

「送給我？」他睜着兩隻大眼睛問我。

「沒有一定，隨便誰都可以。」我苦笑了一聲。

「以後不能領回的嗎？」

「那當然！」

「唉！那太可惜了！自己生的孩子活活地送給別人，那太可惜了！」

「那有什麼辦法呢？」

「我給你介紹一個地方好不好？那裏可以幫你帶着孩子，隨便什麼時候你如果要她就去領他回來好了，而且一個錢都不要。」

「那裏有這樣的好地方？」

「有的，就是育嬰堂。」

「不，那不能領回的，送去就永遠屬於她們的了！」

「自然你的孩子是例外，因為那裏的院長是我的親戚，我可請求他要他替你保留這孩子，告訴你的苦況給他聽，他一定可以辦到的。」

「好，那麼我們馬上去吧！」

「於是我們倆一直坐車到了育嬰堂，找到了院長，交涉的結果，果然成功。珊，此後你可安心努力做事了，有功夫的時候我們就去看她，有錢時買點代乳粉送去，要他們好好帶着她，或者做幾件花衣服送去，等到她有了四五歲時，我們就接她出來……」

「是真的嗎？我決不相信！珊珊喜出眼淚來了！」

「不信，過兩天你能走路了時我帶你看，包你看得見一個大眼睛，活潑可愛的孩子。」

「未必能領回吧？」

「一定能夠的，誰騙你幹嗎？不信，我們同去問×院長好了。」

「好了，珊珊，此後你儘可放心了！好好地休養，等身體恢復之後，你就可繼續你的工作了！」

翠愉快地走近了她，在她的臉上撫摸了一下。

「而且更應該比以前還要努力！」若星接着說：「因為經過這次大的痛苦，大的困難後，更明瞭了自身的責任，女人不等到新社會產生時連孩子都不能生的！」

「翠真有趣，她的確是個有用的孩子，我雖沒有見到她，但聽到她的洪大的哭聲就知道她是個生來帶有反抗性的孩子！她長大了一定比我們還要強，等到她有四歲時就接她回來，那時她的小手可以高舉着光明的旗幟，走在我們的面前了！」

一九三二，一廿七夜十二時半于上海

(註) (1) 天狗食日即月蝕

(2) 打烊即關門的意思

(3) 相傳每年到中秋節的晚上偷了東瓜穿上孩子的衣服將他送給沒有孩子的人家在那年一定會生一個的

給S妹底信

S妹：

我不敢叫你做親愛的S妹了！實際，你已經不是我的妹妹了，你已經做了L夫人而且將做孩子的母親了。S妹，這次的相會，真是出乎我意外，我不忍回憶過去，也不願留住現在；我願我在你腦海中消滅，爲什麼還要寫信給我呢？S妹，請你乾脆地，痛快地忘了我吧，我根本不是你的朋友了！很不客氣地說，你已經沒有資格做我的朋友了；我的朋友，我現在的朋友，誰像你一樣的怯弱，一樣的無能，一樣的墮落呢？！我要嚴格地罵你，罵你不該墮落，罵你不該被虛榮的引誘而沉淪於苦海深處。唉！S妹，你接受我給你的忠告嗎？

一夜的緊抱，使我受的苦痛不少，我早知道假若你見了我，無論在何時何地你總是和以前一樣地熱愛我的。S妹，唉！S妹呵，可是我不敢接受你給與我的愛了。我對於你只是像一坐石，一塊冰，我的愛你的熱情，對你的希望，早已消滅了，呵，消滅了，永遠不會再燃了！

S妹，讓我們回憶到過去的一切罷。

我們在一女師範時是一對愛情的伴侶，我們的軀殼沒有幾分鐘的分離，我們的靈魂更是緊緊地貼着，一分一秒也未會分離。S妹，那時我們二十餘個同鄉誰不笑我倆是癡子，四百同學誰不說我倆開女師同性戀愛的先鋒！其實那時我們都是十三四歲的孩子。那裏懂得什麼愛情，「同性戀愛」四個字更不知是什麼意義。我們只知道彼此的性情一樣，嗜好相同，我們只互相認識了倆人的心是柔嫩的，忠實的，坦白的，倆人的情感是豐富的，熱烈的，真摯的！倆人的每個細胞之構成是愛情，倆人的志願相同，倆人的目標一樣……於是無形中我們熱烈地愛上了！那時我在學生會擔任職務，認識的朋友頗多，但我始終不會對別人發生愛，奇怪，我們的愛之專一是誰也料想不到的。S妹，你還記得嗎？剛入校的冬天我病了，我患的是發燒和胸痛病，你急的不知暗泣了多少次，你爲我就誤了不知若干功課。每次的藥是你親自守着煮的，因爲害病的同學太多，王媽一個人總是招呼不了，煎藥乾了的她加水，水太多了的她倒去，從來沒給別人煮一付好藥。因此你怪她不負責，怕她弄這樣的藥來害我，爲了要使我的病速愈，你犧牲一切都可以。S妹，唉！我過去的親愛的S妹，不但藥是你親自煮好送來的，而每次下藥的糖，（那時我最愛吃大塊的冰糖）下粥的榨菜蘿蔔，何嘗不是你上街買來的呢？S

妹你不是好幾次被徐校長爲難嗎！他說你不該偷着出校門買東西，他說你不該爲朋友而犧牲功課，點名不到，他說煮藥有王媽，買東西有老陳，你爲什麼要跑去S妹嚟！你那時的回答是何等慷慨：

「校長，你太不體貼病人了，你太不懂病人的心理了！她在病中性情是急燥的，她喊東西吃就要給她東西吃。學校的校役每天只去買三次，而她怎能等待呢。她想吃，她需要吃，她希望立刻把她所最愛的東西拿來，我們使她達到目的了，她一定感到無上的快樂。假若不能達到她的目的，她於身病之外又加上了心病，那時她更傷心了！更難過了！」S妹嚟，這段話你是如何地懂得病人心理，體貼病人，愛護病人呀！

「至於我犧牲功課嗎？並沒有犧牲什麼，我每天都上了課。筆記可以借着同學的在星期日抄好，缺席的幾小時英文我將來可以和鳴一起去補習。我陪着鳴在寢室自修，誰說我犧牲了什麼！」

「她是這樣的可憐，年紀輕輕而又沒有家在此地，僅僅只有我，這個相依爲命的朋友，她的孤獨，她的寂寞，她的病，我不安慰她，陪伴她，還有誰呢……」

S 妹，這些話都是言先生告訴我的，她是訓育員，她住在校長的對面，她聽到了你和校長的對話，忙跑來安慰我，慶祝我有這樣一位好朋友。S 妹，那時我只私心慶幸，但也常以你爲我犧牲了功課爲憂。

S 妹，那時喲，你晚晚坐在我的床前對着豆大的青油孤燈看書。一看到我翻身，或者呻吟一句，你便馬上放下書倒在我的枕上低聲撫問我。在未搖點名鈴就寢時，你總不敢脫衣服下，爲的怕別人笑我們「情癡」。睡下後你緊緊地抱住我，我的胸痛只要你細軟而溫熱的手撫摸幾下我便不痛了，便安然睡着了。S 妹，你雖然比我要小幾個月，可是你的身體要比我高大，那時我被抱在你的腋下，我倒在你的溫暖的懷中，我像孩子睡在母親的懷裏般的感到無限溫情，甜蜜，快樂，慰安。唉！S 妹喲！昨晚又這樣被你抱住了！緊緊地抱住使我呼吸感到困難。我恨你，恨你不該在我睡着時將我抱住，正像抱住你那野蠻殘暴無人性的「他」一般。

唉！S 妹，讓我們再回憶到過去吧！唉！唉！過去，在那時是何等幸福，現在是怎樣傷心喲！我們每次遊街總是一對，每次出去宣傳總是一組，每次聽講總是坐在一凳，總之春夏秋冬，白天夜裏，我們從沒有一刻的分離，S 妹喲！我們的柔情是這樣如膠如漆，結合在一塊，我們

的兩顆心是這樣攪和成了一顆我們的愛超過了世界的一切，我們，只有我們才是愛之歸宿。呵！

在學力上，雖然你比我稍差，但是你究竟是聰明絕頂的人，你富有的天才，究竟因了豐富的熱情，而能創造出很深刻的文學。你和L君發生戀愛時，我並不覺得希奇，並不覺得難過，並不會像一般人所說的吃什麼醋。那時我更快樂，因為L的文學使我們欽佩，他的為人誠實，更是我們最欽佩的！我知道你們發生了愛的關係時，我很喜歡，因為我相信你愛他對於我是沒有妨礙的。S妹，那時你不是和未認識L一般的熱愛我，晚上緊抱着我睡嗎？

S妹，在一九二三年的暑假你爲了去看衰老的父母，我去看愛我的哥哥，我們一道搭輪到Y埠，還在嫂嫂那裏同住了幾天，臨別時你說了些什麼，你還記得嗎？唉！那時的一切我不忍多寫了！那樣的癡情還寫出來幹什麼？S妹，我應該慢慢地敘述我思想的變遷，以及和你脫離的原因出來。

一九二六的四月是Y軍摧殘C城的時候，那時民衆受害不淺而尤以我們學生爲甚。因爲他一口咬住凡是C城的學生都是××黨的健將，因此他見學生就殺，見學校就搶，你當然

記得夏教務長的被刺，和王，張，李……君等的受傷。我們被圍，被打的情形你雖然因回家沒有親自見到，可是你總早已聽到了這種種的惡耗吧？從那時起我的思想，是革命的思想，熱情是革命的熱情，心是革命的心，目標是走上了革命之途。因此我對你說過好幾次，我說我們現在真的要實際參加革命工作了！因為軍閥這樣摧殘教育，壓迫學生，壓迫痛苦的民衆，我們非除掉他們不可！我們以前祇知道要打倒，只知道他禍國殃民，並沒有親自嘗到這種被壓迫的痛苦。現在，我們自從經過了那次的事變以後，我們個個都知道要革命了，個個都知道自己不打倒敵人，敵人就要來殺掉自己。從那時起，我在麓山天天看革命理論的書，寫鼓吹革命的文章，談革命，出外宣傳革命。S妹，那時你就與我分離了！你就沒有和我在一塊了！我看你這時的態度是什麼都不管，譬如這次的事你以為我們在事前防備，可以不發生那幕慘劇，其實，你何嘗知道軍閥始終是民衆唯一的敵人呢？S妹，那時你還過着很甜蜜的愛情生活，聽說你每星期都去一師看L，你們時常到麓山，X公園等地方去遊，你們的愛已經跟着時光增進了。

這時你還是對我一樣，你寫信來羨慕我和哥哥山居的樂趣，但我知道你對我的情無論如何要冷淡一些了。你的心也不是整個屬於我的了！許多同學都笑我的愛人被L搶去，我是

失戀的人，但是我並不感覺到我是在過着「失戀」的生活。因為我知道你絕對不會拋棄我，我在你心目中以前是唯一的的朋友，現在總還不致於忘諸腦後，而況你常把我當做 Angel 看待的呵！S 妹，我知道你絕對不會完全遺棄我。但是你的整個的心已不是我的所有了！這也沒有什麼要緊，因為此時我的情感根本不像以前的癡了。我的理智漸漸地站到支配情感的地位來了。這時，我正在過着革命思想的生活。

那時三哥是通俗日報的編輯，這報專給一般工農及識字不多的民衆看的，所以文字很淺。我在副刊上常投些描寫工農及被壓迫者所受的痛苦這類的稿。你那時聽說除了寫情書而外連報都不高興看，何況要你寫文章？

革命軍克復武漢了！多麼壯烈熱鬧的慶祝大會呀！在這三四天中，我忙個不亦樂乎。除了做歌，寫文章外，還擔任慶祝大會的糾察。我每晚總是到十二點才返校，你那時却正在做着甜美的愛之夢呢。

S 妹，那時我已沒同你在一塊，因為我去麓山後你又新交了一位廖女士，她是幫助你找

到L的，自然她是你的恩人，你應該以對我的愛來愛她，正如愛L一般。

我很傷心，S妹，這時我知道我倆快要分離了。每次我見到你和廖手挽着手並肩走着時，我便低下頭來嘆氣，我絕對不是妬嫉她，憐惜我，而實在是傷心你爲什麼不和我一同道而行！

轟轟烈烈，閔動全中國，全世界的中央軍政校招考了，我爲了想受點軍事及政治的訓練，將來好實際參加革命工作。同時師範畢業在即，將來能否入大學尙是問題，而且眼看到畢業後我的危運，我的末日就在眼前。所以我決志投筆從戎，因此我去報名了！那時我還想邀你同去，不料你却先跑來告訴我：「嗚姊，我沒有學力投考中央，但是我已決定去當看護，昨天報好了名，後天就去考，取錄了，馬上去湖北湖南……」

當我聽到這消息時，S妹，你想我是何等歡喜！我深悔不早約你預備功課，以便一同投考中央；我深悔不該誤會你，將你當做了什麼事都不做的人，除了談愛情以外，S妹，這時我微笑了！我微笑你的前途，將來一定是偉大的，光明的，你能夠犧牲學校生活去過着勞苦的看護生

活，我欽佩你，欽佩你的精神！S妹，那時我對你熱情又燃燒起來了，我想，只要你在武昌，我一定可以常和你見面，而且我要以自己之所學盡量地貢獻給你，使我和你一同走上革命之路。我又常常幻想，假若我病了或者打傷了時，一定要來南湖養病。S妹，你知道我爲什麼要到南湖來嗎？……雖然那時還有伯伯和本本在，但我所需要的看護是你。S妹，假若你能像在女師一般的看護我，即使病倒一生我也願意。說這句話，你不以爲我太癡嗎？其實你還要癡呵，我的S妹。不！你已經不是我的S妹了！

那是一天的下午，你獨自從南湖跑來，我正在高陞旅館的門口買甘蔗，見到了你，喜得手舞足蹈。我多買了兩根，連忙挽着你飛也似的跑上樓來。那時P姊正在寫信，她見我倆來了，帶着滑稽的口吻說：「好一對活潑的愛人！」我正伸出手去打她，你忽然往鋪上一倒，慘然地說：「鳴姊，我是特來向你辭行的，因爲醫院生活太苦，明天要回C城去了。」

當我聽到這三句話時，我像晴天闖下一聲霹靂，我呆住了，甘蔗從左手滑在地板上……

「爲什麼你不能忍耐呢？……你不是下了決心才來投考的嗎？你不是說什麼苦都能

吃嗎？……你現在進去一星期還不到，就要請假；你對得起自己嗎？對得住載着你來的火車嗎？

……

說到最後一句，T姊笑了，你却很難為情似的說：

「不能請假，我決計開小差！」

「唉！開小差嗎？東西呢？」這時我更恨起你來了……

「不要了！」雖然你鼓着勇氣吐出了這三個你最難吐的字，你的兩眼却已經充滿了晶瑩的淚珠，我怕使你太傷心，因此也只好默坐在你的身邊，忍着氣不做聲，一直等到天黑了，T姐從外面回來，我們睡在一床才慢慢地討論你的問題。

費了兩天兩晚的功夫，把我所有的話都說完了，但是總說不回你箭一般的歸心。S妹喲，那時我是第二次的對你失望，一直到現在還不能換過來！想到這裏，我傷心了！為你而傷心了！

你上火車，我并未像T姊一般慇懃地送你，除了勉強的點一點頭，不能自主的手讓你緊握一下以外，我什麼都沒有表示。S妹喲，那樣的一別，誰知就是三年！在這三年當中，你說沒有一分鐘不念着我，可惜無情的我，却沒有一個時候是念着你的。唉！S妹，你將何以處罰我？……

「妹妹，你在女師的朋友薛女士已與康帥長結婚，S也做了莫的第二太太，現與T一同住在上海。她們是與你不對的，你可不去找她，免得惹出許多煩惱……（下略）」

S妹，當我看了哥哥給我的信說到你們的事這一段時，我不能往下看了，我的頭在壁上撲了兩下，腦壳也被拳頭打痛了！

「唉！爲什麼，到底她們爲什麼。這樣墮落呢……」

除了這幾個字外，我再也說不出旁的話來了。

S妹，我過去親愛的S妹，你爲什麼和他同居？你爲什麼要去當軍官的姨太太？你爲什麼愛上他？他是個怎樣的人？你認清楚了嗎？唉，S妹，我想不到你一生的結果是如此！

薛和康的事，我在H省時就早聽說過了，雖然聽到不少關於謗毀他們的話，但我覺得沒有多大關係；因爲康是懂得愛情的人，他的一切決不能和「你的」莫來比，而他對他家裏的小脚妻子也處理得很好，因此他並沒有怎樣做舊社會的叛徒。但是我對薛仍是不滿意，萬分的不滿意。因爲聽說她自從嫁與康後，住的是五層洋樓，吃的是珍饈海味，穿的是綢綾羅緞，還有左右呼喚的勤務兵，女僕，還有每天的叉麻將，看影戲，吃西餐……她不但不求學，不做事，而

且已成了一個巴黎化的中國貴婦人。當我聽到這些消息時，我也曾爲她流過不少無價值的羞恨之淚，但是沒有像聽到你……你和「你的」莫結婚消息時的憤恨，傷心，難過……

唉！S妹，你到底愛了他的什麼呢？「才」嗎？除了打手鎗而外，甚麼也不會。「學」嗎？一封中文信都寫不通。「貌」嗎？長而且瘦像猴子一般，凶惡的兩眼，老虎似的面孔，令人一見魂飛，這且不管。你愛他的「愛情」嗎？啊，S妹，他的一切你難道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嗎？他除了多找幾個漂亮而肥胖的妙齡女郎發洩他的獸慾外，那里懂得什麼是愛情？S妹，我從前親愛的S妹，你試想想看，想想一九二一年的春天他在C城發生對T——現在與你同住的T——的一件驚天動地的事看：

那時他正從黃埔畢業出來，特地跑來C城看T。他住在戩子橋的H旅館裏，T每天課畢去找他，他也常到學校來「回步」。

不幸的事，就在他來校的第三次發生了。原來T會莫的這天，恰好F也在會她的同鄉，F的媚眼是多麼迷人，妖態是多麼婀娜，尤其那像豆腐漿溢着的肌肉，令人一見魂消。她是T的朋友，當她介紹F給莫認識底時候，他已將她整個的肉影吸收去了。F也被他的黃呢制服，漆

皮裹腿，玳瑁眼鏡，皮包，皮鞭，還有佩在胸前閃閃發光的金色徽章，一開口露出的四顆金牙，與左手上的戒指，金錶……牽住她野馬般的淫情了。於是幾天之內，她對死愛着她，僅僅只有一顆心愛着她的湘——那時他正肄業上海大學——忽然改變態度了，無論湘是怎樣美也敵不過有錢的軍官。起初假作有病和他斷絕通信，繼而故意說湘與她思想不合而解除婚約，S妹，不到半年的工夫，湘不是爲了她餓着跑回家去而病死在瀟湘道上嗎？這一段傷心慘事，想我們一時不會忘記吧？

這是她的情形，還有，莫呢？

他會着F的第二天就強迫T將F找來H旅館玩，T那時就知道事情弄糟了，但她不敢違背他的「命令」。真的馬上去請了她來。從此日夜過從，「我愛你愛」就鬧得倆人的情如膠似漆了。

S妹，想必你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吧？不到一個星期他們發生肉的關係了，這時莫已把T看成了眼中釘，他逼迫T與他離婚，定三月八日與F訂婚了。那時T氣個死去活來，問他有什麼理由離婚，他惡狠狠地說：

「媽的B離婚結婚絕對自由，難道要什麼理由嗎？我可憐你，同時尊重！所以不一夫多妻。現在給你兩百塊，你快滾你娘的蛋吧！」

S妹，你該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吧？當T聽到這幾句摧斷肝腸的話時，她暈倒在日旅館了！車子拖着她回校來，門房叫我們去扶她上床時，她完全沒有脈搏了。S妹，那時你不是急得幾乎哭了起來，連叫徐校長請醫生打針的事都不能做了嗎？T醒了時，口裏只嚷着：「天殺的——呵，何以這樣……沒……沒良心，八年的夫妻，一旦……被……這個……娼妓拆散……拆散我……還不要緊，只是……那……那……娼婆不……不應幫助那……天殺的他來罵我……罵不該反對離婚……天呵，我想不到他是個這樣沒良心的人……」我們整晚陪着她沒睡，第二天也犧牲整天的課陪着她。晚上我們仍然沒睡到三四小時，因為待她睡了之後，我們就討論對付莫的辦法。第三天，T能起床了，她一定要和莫去拚個死活，我們唯恐她受危，所以耍她的妹妹涓涓同去，誰知道莫對她的態度更凶，刺刀已從腰間抽出，而且刺傷她的腰部了！他除了要T即刻離婚外，還不要讓任何人知道他和F結合的消息，這祕密要T保守到他倆離開C城為止。

下午T和涓涓回來了，T的兩眼已腫，面如死灰，涓涓也駭得呆若木雞，經我們許久很嚴格的盤問，她才將一切情形細述出來。我們聽了，馬上開H縣旅省學友會，討論對莫的辦法。那時我們有主張馬上槍斃他的，也有要將他和F一同拘留在警察所，待我們開了旅省學友會（男女一起的）打了電回H縣的父老以後，才查辦的。你，唉！S妹，你便是舉手贊成槍斃的第一個，現在爲什麼要做該槍斃者的姨太太呢？

再過兩天他帶着勤務兵靜悄悄地跑了，這完全是我們兩天的同鄉會趕走他的。大概因無路費，又加之那時軍人不許挈眷的關係，所以F留下沒有帶去，她回校那天，「開除學籍」的牌已高高掛在辦公室的門首了。

親愛的S妹，一切的一切你該還很清楚地記憶着吧？我想你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那時，唉！那時，你是何等爲T不平，你說莫是個畜生，是個蹂躪女性的罪魁……我們除了替T復仇雪恨外，還要爲社會除此蠱賊，因此非槍決他不可！你口口聲聲罵他是侮辱女子沒有人性的畜生，唉！你現在爲什麼，你爲什麼要抱着畜生睡在一床呢？

S妹，他是個甚麼人，由我提醒你這段迴憶中，你一定知道他的一切了。那麼爲甚麼你

愛他呢？S妹！我知道了！我完全知道了！你不是明明告訴我：「叔母死了之後，叔父和弟弟都回家去了，麗姐的家境也不好，學校不能住了，那時我想借錢回家就遇着T姊從家來，他要去F省去找莫，并說莫怕了她的父親（她父親曾經做過好幾次知縣，是一縣頂頂有名的紳士）所以現在不敢提及離婚了。她要去找他，正缺少同伴，因此要我同去，我真的同去了，不料一到，他就要我們三人同睡，從此……」S妹！你的墮落生涯從此開始了！你喪失了你的青春，喪失了你的前途，喪失了你的生命，從此你過着非人的生活了！你不是對我說過嗎？「自從到F省後，他不願我們做事，也不願我們讀書，他說女子生來就是做人家妻子，替人家生兒子的。你們只要我每天有飯給你們吃，有衣給你們穿，有房子給你們住，你們還有什麼話說，你們只要像羔羊鴿子一般的服從我，我絕對不會使你們受苦的……」S妹，你還在滔滔不息地繼續敘述，但我已經氣破肚皮了！S妹，你知道他把你們當做什麼看待嗎？在他的眼中，你們不是人，絕對不是人，只是一個人面獸身的豬，或者一條牛，甚至他不需要你們底時候，他會把你們比牛馬都不如的看待。唉！S妹，你不是說一點自由都被剝奪殆盡？你不是說除了他帶你們出外玩兩次而外，從沒有出過房門一步嗎？你不是說他到一處有一處的妓女倒在他的懷裏叫

「親哥哥，愛哥哥」嗎！你不是說他在F省有兩個經常妓女，一刻也不能離的妓女死死地纏着他嗎？你不是說四年前在C城「大鬧天宮」的F又到了N京來找他了嗎？你不是說他還是像從前一般的凶惡，動不動就要拳打腳踏你嗎？更傷心的，使我聽了流淚的，是你最後的幾句話：

「嗚，我害死了在C城的L，他是我一生第一次愛的一個人。爲了叔母不讓我和僅有一顆心的他結婚，他回家不到半年就吐血死了！後來清哥是做了我第二的愛人，他至今還在熱烈地愛着我，但是莫不讓我和他通信，他說：如果發現我和清在什麼地方一塊走時，他一定要用手槍打死我們。唉！嗚呵，我愛的嗚呵，我現在過的不是人的生活，我已經失掉了人的意義了！現在腹中又有了這個孽種，叫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唉！嗚！我至愛的嗚！你想我今生怎麼結束……」

S妹，唉！從前我親愛的S妹！當你痛哭着淚泉濕透了我的全胸時，我也陪着你下淚了！唉！爲什麼，爲什麼使你到這地步呢？S妹，你僅僅只是爲了沒有幾個錢，維持你的生命，於是就弄到這樣的結果，S妹！這是誰的罪……

當然，萬惡的經濟奪去了你整個的，新鮮的，幸福的，有希望的生命，牠就是你的致命傷！但是S妹，你的不能吃苦，不能忍耐，意志薄弱，思想動搖……也應該負大部份的責任。當你在南湖的時候，爲什麼別人都能吃苦，而你不能聽說那裏的待遇很好，工作並不忙碌，比起我們當兵打仗的生活來，你們是何等享福呀！

既回到了學校，爲什麼不下決心努力學業？你真摯熱烈的情感，幽閒貞靜的性情，和藹可親的態度，柔嫩慈愛的赤心，你正好爲幼稚園的保姆，小學校的教師，這些工作本來是師範生應該做的，而你因爲不努力的原故，所以畢業後也找不到相當的位置。

S妹！兩次失敗了，爲什麼還不想辦法謀生？你和清華那樣熱烈地愛上了，爲什麼不共同努力找一條出路？C城的工廠你難道不可去嗎？你的姊姊難道一個月幾塊錢都不能供給你嗎？而且你若去學打襪子，一個月就可學會，起初沒有資本購買機器，你可替別人幫忙，每月至少可得工資十四元，那麼，生活問題解決了，爲什麼還向F地跑呢？S妹，你太沒有用了！不倚賴軍官，你就不能生存。奇怪，S妹，你爲什麼不了解愛情的清華，餓死荒郊，或乞食道上，不與這完全獸性的軍官共生死呢……唉！

親愛的，我過去的S妹，你要我常去你家玩，我雖答應，但從未來過，忘記了是那天下午，我同曼曼爲了朋友光光的事而來找你，問一位同鄉的住址，那時恰遇着「你的」莫在家，他起初不理我們，後來經T幾次的介紹他才進來，他抱着T的女孩很驕傲地說：「這是我三年來所盼望着的寶貝，還有一個，不久就要出世了。」說時他指着大腹便便的你狂笑，你低下頭，像是嬌羞滴滴，我馬上轉過臉去，咬着牙根深深的嘆了口氣，這時只有曼曼知道我的心事，因爲關於你的一切，我曾經都對她說了的。唉！S妹，你已經做了造兒女的機器了，你的潔白的身體已經被他蹂躪得不成樣子了，你的櫻桃般的小嘴，胭脂似的紅唇，永沒有資格來和我親吻了！你，你可憐而可恨的你，已經這樣成了我所唾棄的人！

本來像你一般的女子，不知還有若干，但是爲了你和我過去感情的原故，那得不令我更覺痛心？S妹，承你累次來函要我去你家與你痛談幾晚，又預約我來吃你的喜酒，當你生下孩子的時候，啊！S妹，你不是這樣對我說過嗎？「鳴姊，如果我將生小孩，肚子痛時，馬上着人來請你，祇要你坐在我的身邊，我一定不感覺什麼苦痛，即使痛死了，我也甘心！」S妹，你還這樣戀着我嗎？你還願意死在我的面前嗎？唉！可憐我自從十一月別後至今將近三月不見你了，也許

此時你已生下了孩子了，你已經去信南京找我，但是我何嘗一步離開上海呢？S妹，我現在住在距離你很近的地方，前幾天我還從你的門首經過，可是我沒有勇氣進你的門。S妹，以前我見了你是憤怒，現在見了你是傷心！我決計此後永遠不見你了，——假若你永沒有做人的一天來到底話。

「往事不堪回首！」S妹，你過去對我的熱情，以及現在給我的創傷，我將永遠不會忘記，永遠同着生命存亡。

寫這封信，我不知停了幾十次筆了，每次寫不到幾個字就停止，前面八頁是和你在南京別離的第二晚寫的，後面的二十頁拖延至幾個月之久，到昨晚和今晚才下決心寫完。

S妹，我過去的親愛底S妹！你看了我的信後，你將繼續墮落，過完你一生的非人生活？還是逃出鐵網、重重的牢獄，從新去創造你的人生？

S妹，哭是沒有絲毫益處的，你應該認清痛苦的來源，社會對於青年，對於勞苦的民衆，何嘗不是像給你一般的痛苦給他們？我們要救自己，只有用自己的力量！S妹，你的苦痛，我總覺

得大部份是自己找來的！譬如你若和清華結婚了，難道你沒有飯吃嗎？你會活活的餓死嗎？你愛莫和沒有人性的莫結了婚，難道不是爲了愛他的「官」與「金錢」嗎？唉！金錢，勢利，名譽，不知騙去了多少有志的婦女，她們求學的文憑，做了時新的嫁奩，在校所學的功課，做了情書的指南。任怎麼樣有天才努力的女子，到生活不能解決時，任何卑鄙下賤的事都能做，這是社會的罪惡，怪不得她們本身。因此，S妹，有時我只覺得替你傷心！替你想營救的方法，但養成奴隸性的你，死也不敢反抗，唉！有什麼辦法呢？我不能使你剛強，我不能使你復活，唉！S妹：

……S妹，……

S妹，是時候了，不要猶豫，不要徘徊！你應當迴想你的過去，計劃你的將來，你要做「人」，過着「人」的生活，非趕快脫離你現在的環境，非永別兇暴的軍官不可！

S妹，是時候了，不要猶豫，不要徘徊！你應當收回你的人格，爭取你的自由，幸福在你面前招手，如果你拚命追求的時候。

S妹，是時候了，不要猶豫，不要徘徊，你應當從鎖鍊中掙扎，掙扎解放你泥濘的身心，你更要奮鬥，爭取你失掉的青春！

S妹，是時候了，不要猶豫，不要徘徊！你應當下最後的決心，救已死的你出墳墓！你應當即刻脫離苦海，努力去找你的人生！

S妹，親愛的S妹！永別了！要想我們再見，除非你已作「人」！

一九二九，二，一六夜十二時你過去的愛友鳴寫于上海。

